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否咧”的用法 及其蒙古语来源*

刘国伟

[提要] 本文讨论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否咧”的用法及其来源。其主要用在名词性、动词性成分之后，充当主语或话题标记，或表示假设关系，还可用在句末表示语气。其用法与蒙古语假设副动词、助动词 bol 对应且读音接近。bol 的读音、意义与“否咧”的谚文注音、解释基本一致。可认为“否咧”是从蒙古语进入汉语再进入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的。

[关键词] 朝鲜时代 汉语教科书 否咧 蒙古语 bol

“否咧”是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中较常见的一个词，在各类汉语辞书及方言词典中均未收录。汪维辉（2005:466）提到：“有一些语言现象值得注意，如其中常用的一个句尾助词‘否咧’，不知作何解释。”汪维辉等（2012）指出：“还有常见的‘否咧/不咧’，也见于《华》《你》《学》（均写作“否咧”），用法多样，比较复杂，需要仔细研究。”李玫莹（2015）将其释为一个表反问的凝固结构，但并未能覆盖“否咧”的全部用法。本文拟在汪维辉（2005，2011）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和《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以下简称《续编》）的基础上进行穷尽考察，对“否咧”的用法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其用法和来源进行探析。

一 “否咧”在汉语教科书中的使用情况

“否咧”一词在《丛书》及《续编》中的分布和使用情况，见表1：

表1 “否咧”在各教科书中的使用情况

篇名	次数	谚文注音	谚文注解
《华音启蒙谚解》	11	有	有
《你呢贵姓》	3	有	有
《学清》	3	有	有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15ZDB106）”、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东干语陕西方言语法研究（18XJC740005）”资助。文中所用汉语、蒙古语语料分别引自汪维辉（2005，2011）、清格尔泰（1991），所引例句原样引用。本文写作得到导师邢向东先生的悉心指导，匿名专家提出了中肯意见，在此谨表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中华正音》(顺天大学图书馆藏本)	17	无	无
《骑着一匹》	16	无	有
《中华正音》(驹泽大学濯足文库藏本)	3	有	有
《中华正音》(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	21	无	无
《华音撮要》	56	上卷有, 下卷无	上卷有, 下卷无
《中华正音》(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阿川文库藏本)	39	无	无
《关话略抄》 ^①	5	有	有

“否咧”在成书于朝鲜时代前期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朴通事》(以下分别简称《老》《朴》)及后续的各版本中均未出现,而在后期的教科书中却成为一个较常使用的词语,其原因可能是“否咧”的使用范围较窄,仅通行于某一地域,而不是一个汉语通用词。《老》《朴》作为官方刊行、编写的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存在“质正”的制度,以保证教科书语言的规范性和时代性,同时编写后还经过中国学者的校订,对不符合汉语规范的语言现象进行修正,故而未收录和使用“否咧”;而成书于朝鲜时代后期的汉语教科书,则是日常口语的忠实记录,口语怎么说就怎么写,与官方刊行的教科书有一定区别;这些教科书也可能由精通汉语东北方言的朝鲜人所编写,作者的汉语文水平有限,错字别字较多,对抄本中写不出来的字,或以同音字代替,或直接用谚文注音,书写形式也纯属民间的行为,因而照实收录了“否咧”。

二 “否咧”的用法

汪维辉(2005:466)认为“否咧”是一个句尾助词,但并未对其用法进行解释。在此,我们将结合“否咧”在句中的分布,对其用法进行分析。

1. 用于名词性成分之后。例如:

- (1) 好说,一个珠子否咧,谁说没有准价钱?(《丛刊·华启》491^②)
- (2) 你呢喃哩都瞧瞧,那个里头看中的东西否咧,只管往我说罢,我给你留下,再不敢应许别人哪。(《丛刊·你》506)
- (3) 赶子(敢自)老马否咧,肯爱拉吗?(《续编·中华·顺天本》54)
- (4) 王伙计你有话就只管说,该行的句(勾)当不咧^③,也有不应的吗?(《续编·骑》102)
- (5) 往后的事情否咧,赶着瞧就是咧。(《续编·华撮》180)
- (6) 若说是你们十来吊钱否咧,那个倒好说;百数儿来的钱否咧,还算小的吗?(《续编·华撮》193)
- (7) 数儿否咧,比上塘小一点-儿子。(《续编·华撮》205)
- (8) 一个叫化子否咧,勾他刚口儿怎么?(《续编·中华·阿川本》245)

^① 以上篇目名称以下分别简称为《华启》、《你》、《学》、《中华·顺天本》、《骑》、《中华·濯足本》、《中华·中研本》、《华撮》、《中华·阿川本》、《关》。

^② 数字表示例句在《丛刊》《续编》中所处页码。下同。

^③ 《骑着一匹》写作“不咧”。文中除非进行必要的区别外,统一写作“否咧”。

(9) 咱们里头否咧, 该(还)用说吗? (《续编·关》272)

整体来看, “否咧”前的名词性成分多充当句子主语, 若句子有大、小主语, 如例(1)(6), “否咧”只用在主语之后, 也可分析为话题标记。“否咧”用在名词性成分之后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 充当主语或话题标记, 起提顿作用, 带有强调语气。这种用法在名词性成分后的所有用例中占绝大多数。第二, 单独或与“若”配合表假设关系, 如例(6)。这种用例相对较少。

2. 用于复句的分句之后, 尤其是假设条件句之后。例如:

(10) 彼此都是给主子办事否咧, 那能错得了? (《丛刊·华启》483)

(11) 那里的话? 我也跟过好几会船否咧, 懂得那些个厉害, 只管走就是咧。(《丛刊·华启》490)

(12) 我们怪不着你啊, 若有好酒否咧, 舍不得给你们哈吗? (《续编·中华·顺天本》62)

(13) 我们若有不咧, 咳怕卖吗? (《续编·骑》113)

(14) 一个打使辈, 有错的否咧, 那个倒咳算甚吗呢? (《续编·中华·中研本》155)

(15) 知道我们坏人家的名头-儿否咧, 人家依我吗? (《续编·华撮》192)

(16) 账上有我应账的银子否咧, 小不得开付你们; 若没有我的名子(字)否咧, 算是你赚我, 我就放心咧。(《续编·华撮》204)

(17) 你的伙计给你应账否咧, 那个倒好说。归起不给你应账否咧, 勾谁说呢? (《续编·中华·阿川本》238)

这种用法中, “否咧”前可以是单独的动词, 也可是动宾短语, 也有两种作用: 第一, 表示假设关系, 如例(12)(13)(14)(15)(16)(17); 第二, 用于前后语意相承的两个分句之间, 起提顿作用, 如例(10)(11)。综上, “否咧”于动词性、名词性成分之后的用法基本相同, 区别在于前者表示假设的用例多于后者。

3. 用于句末。例如:

(18) 左右正没有变法, 只是心里糟起否咧。(《续编·骑》84)

(19) 皇城里当朝廷宰相们, 连大小当官们都太平否咧? (《续编·中华·中研本》145)

(20) 家有老父母否咧? (《续编·中华·中研本》153)

(21) 是得, 这个是怪不着你啊, 全是兄弟恼的。算是兄弟吭(坑)你一下子否咧。(《续编·华撮》186)

(22) 他的才勾我提过这个话。王四爷, 凭你否咧。(《续编·华撮》210)

(23) 他们说: “大街上各铺各号各样东西都排着, 往那边一看好不好?” 我说: “好否咧。”(《续编·关》270)

(24) 无别事请你, 敬酒的意思否咧。底些们带着烟代(袋)荷包跟着来罢。(《续编·关》278)

“否咧”处于句末的用例相对较少, 但其用法灵活, 兼有现代汉语中多个语气词的用法: 第一, 表示一种与“罢了”相近似的肯定语气, 如例(18)(21)(22)(24); 第二, 与表同意认可的句尾语气词“吧”相接近的语气, 如例(23); 第三, 表示与揣测问的“吧”相近的疑问语气, 如例(19)(20)。

表2是“否咧”的两种用法在表1所列教科书中的数量:

表2 “否咧”不同用法的数量

用法		句中	句末
名词性成分后		93	2
谓词性成分后	动词性成分	71	6
	形容词性成分	0	2

可以看出，“否咧”的用法主要有两种：第一，多用于名词性成分后，作主语或话题标志，在表示停顿的同时，起提示和强调作用；第二，多用于动词性成分后，表假设。

上述 10 种教材的影印本中，对“否咧”的谚文注音也不完全相同。《华启》注为 bu ryeo，发音接近于汉语的 bu liao，《你》则有 bu reo、bu rye 两种谚文注音，发音接近于汉语的 bu lao、bu lie；《学》《你》相似，一共 3 处“否咧”也有两种谚文注音 bul nyeo、bu rye，发音接近于汉语的 bul niao^①和 bu lie；《中华·濯足本》注为 bu reo，发音接近于汉语的 bu lao。《华撮》注音为 bul nyeo，发音接近于汉语的 bul niao，《关》注音与《华撮》相同。“否咧”在不同的教材中先后出现多种注音，甚至在同一本教材中注音也不相同。原因可能是：第一，不同教材的方言背景不同，对“咧”的发音不同，造成记音的不同；第二，“否咧”为外来词，发音不稳定，不同地方甚至不同人的发音有所差异；第三，受母语影响，汉语的边音 l，朝鲜语有时读作鼻音 n，如教材中把“张罗”写作“张挪”，“拉”谚文记作 na，都是明证，这也导致对“咧”的记音不稳定。教材中对其他边音 l 也常用 l、n 一起来记，其中，l 或并于前一音节中，或单独标出。

三 “否咧”的来源

在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中，“否咧”使用较多，但在汉语典籍和辞书中找不到一例。从谚文注解^②情况来看，朝鲜语也无对应的词语。这就排除了“否咧”来自汉语和编写者母语的可能。因此，我们考虑其在汉语中可能就是一个外来词。经考察，我们认为“否咧”应该来自于蒙古语的 bol。

蒙古语的 bol 有多种功能。《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472）对 bol 的解释为：①（用作主语标志）是；②有时用作逻辑重音的标志；③若，假如，要是……的话。在现代蒙古语方言中，bol 还保留着实义动词的用法（道布 1983:92；曹道巴特尔 2007:343）。清格尔泰在《蒙古语语法》（1991:274-276、282、347、383-391、400-402）中，对 bol 的用法进行了详细描写。bol 在蒙古语中是假定副动词，同时也是一个助动词。bol 作为假定副动词，表示前一个动作是假设的动作或者是后一个动作的前提条件，后加语气词还可充当结束式谓语，并表示感叹的意义。助动词则是指蒙古语中的一部分动词失去独立意义，辅助别的词附加各种语法意义，或表示语法变化。蒙古语助动词可分为两类：一类辅助实义动词，一类辅助静词和形动词。辅助静词和形动词的助动词是一种辅助它们构成述语的

^① 汉语普通话没有 bul 之类的音节结构，但汉语方言有。此处列出是为了说明教科书的注音。下同。

^② 有些教材每句都有相应的谚文翻译，有些教材则只是抄写者按照自己对语句的理解在每个句子的末尾加近代朝鲜语语尾和助词。

助动词，相当于其他语言的系词。bol 辅助形动词时，能给形动词附加假定副动词的意义，还可用在句末，在特定语气词的帮助下表示疑问、遗憾的意义，有时还能用在主语后充当主语标志。bol 辅助静词时，可以处在静词的各种格之后，表示一种假设的口气，有时假设口气不明显，就变为提示的意义，起强调某词的作用。如果用在主述关系上，而且主语、述语二者是静词性质的对等词，那么 bol 就起主语标志的作用。此外，在有疑问代词的句末，bol 表示一种疑问、怀疑、顾虑的意义。例如^①：

- (25) *či minü bey-e boloysan bol nada-ača ilegüü bačimdaqu yum.*
你 我的 本人 成为 助动词我-比格 更 着急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更着急。(清格尔泰 1991:384)
- (26) *ger-tü-ni basa yaγu baiqu bol?* 他家里还有什么呢？(清格尔泰 1991:389)
家-位格-他的 还 什么 还有 助动词
- (27) *man-u maltaju baiqu bol yay qabtasu šiy čilayu.*
我们的 挖的 正在 助动词 就 石板 似的 石头
我们挖的正是像石板似的石头。(清格尔泰 1991:389)
- (28) *bi bol očin-a.* 我的话去。(清格尔泰 1991:400)
我 助动词 去-非过去时
- (29) *ene bol man-u nutuy-un γarulta.* 这是我们的土产。(清格尔泰 1991:401)
这 主语标记 我们的 家乡的 物产
- (30) *ai yaγu bol da?* 唉！不知道如何！(清格尔泰 1991:402)
唉 什么 助动词 语气词

从上文对“否咧”的分析来看，其用法与现代蒙古语中 bol 的用法完全对应：以表假设和充当主语或话题标记这两种用法为主，间或用于句末表其他语气。这种用法与元明时期蒙古语中假定式副动词 *basu*、*besü* 的用法基本相同。而 *basu*、*besü* 与 *bol* 之间存在源流关系。*bol* 是现代蒙古语假设副动词词尾 *bal* 的口语形式，而 *bal* 的古代蒙古语书面形式即为 *basu*、*besü*。《元典章》《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元明时期蒙古语的对译汉文文本中，一般用语气词“呵”来对译 *basu*、*besü*，总译有时也译作“若……呵”“是”“若”“若……时”等。由宋入元以后，口语文献中“呵”表示假设语气的用法特别活跃，明代中叶以后假设助动词“呵”逐渐不用，重新代之以“时”作为主要的后置假设标记(李崇兴、祖生利 2011:329-336)。“呵”在元代能够进入汉语并取代汉语中已有的表达方式，除了翻译的原因之外，使用频度高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bol* 能进入汉语，除了当时汉语中没有一个用法与之完全对等的词语之外^②，使用频率较高也应是其原因之一。“否咧”可以说是“呵”在汉语方言中的替代性复活。

我们认定“否咧”来源于 *bol*，除了其意义和用法对等外，还因二者的语音形式也基本对应。*bol* 在当时的东北方言中应该是一个常用的口语外来词，在汉语中的写法因无典籍记载，无从考证。但作为口语教材的教科书中却将其当作汉语进行学习。在教材中，“否”与“不”的谚文注音虽然相同，但书写形式除了在《骑着一匹》中写作“不”外，其余教材中并不混用，说明抄写者认为“否咧”中的“否”和否定副词“不”的用法有别，“否”在“否咧”中

^① 此处对所引例句作了语法成分分析标注。

^② “的话”在句中的用法与“否咧”相似，但无句尾的用法，且其形成时间应晚于“否咧”(江蓝生 2004)。

并不是否定副词的用法，而“否”的谚音与“不”的发音接近，意义又表示否定，用它来记 bol 中的“bo”就成了理想选择。另，bol 位于分句或全句句尾，用“咧”来记与之发音相近的 l 音，与教材中用作语气词的“咧”的用法也相对应。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教科书中的“否咧”就是蒙古语的 bol。

bol 能进入当地汉语，与当时辽东地区的民族分布及各民族间的贸易关系密切相关。紧靠辽东的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地区，在清中期以后，大批汉族移民相继进入垦荒，到乾嘉年间出现明显变化，大片牧区变成了农区或半农半牧区。汉族移民“至则依蒙俗，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者等等不济，否则不容其自撑门户”；同时蒙古族牧民也学汉语，取汉名，互相学习，彼此交流。为此，清廷对“蒙古渐染汉民恶习”一再颁发禁令：“蒙古命名，不得取用汉字义。公文呈词，不得擅用汉文”，并禁止“汉人娶蒙古妇女”。但是，这些禁令常常成为一纸空文。这一情况真实反映了当时蒙古族、汉族包括语言在内各个方面的频繁交流（杨余练等 1991:375-380）。同时，清政府在东北的驻军、旗民中也分布有不同数量的蒙古族人口。据民国《凤城县志》记载，凤城旗户中有蒙古族男性 10500 名，女性 6732 名，约占旗民总数的 16.5%，占以汉族为主体的总人口的 5.2%，在东北地区汉族移民相对较少的清代前期和中期其所占比例应该更高（赵万兴 2003:48）。这种种情况，都为 bol 借入当地汉语进而进入记录当地口语的汉语教科书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还有一个词“否子”，与“否咧”的书写形式相对应，只在《骑》中写作“不子”，其他教材中都写作“否子”。对这个词，至今也没有合适的解释。例如：

(31) 掌柜的，你为我们费一点事，别处里寻去不子？（《续编·骑》113）

(32) 咱们两头作价，对换对换否子，也是得。（《丛刊·你》506）

(33) 假比依你说，咱们多出几两银子否子^①，在我却倒稀松，咱们一同上京的四五辆大车，他们又是该怎吗的呢？（《续编·骑》104）

(34) 咱多出几两银子否子，在我却倒稀松，咱们一同上京的四五辆大车，他们又是该怎吗的呢？（《续编·中华·顺天本》52）

(35) 管它怎嘛的呢，凭你们多多小小不买，一口话却不遮咧吗？那怕几个钱否子。这无妨事，讲主他们罢。（《续编·中华·顺天本》63）

谚文注释显示“否子”的读音为 bu jeu，发音接近于汉语的 buzi，表让步，有“哪怕，即使”意，与蒙古语表示让步的副动词-baču、-bečü 的用法相同。-baču、-bečü 在蒙古语中的口语形式为[bɕ]（清格尔泰 1991:276-282），发音与“否子”的谚文注音接近。二者之间音义及功能基本对应，“否子”很可能也是来自蒙古语借词。而“否子”与“否咧”在不同教科书中书写形式的对应，也间接证明了“否咧”来自蒙古语。

四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否咧”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的分布和用法的分析，从其读音、意义和

^① 原写作谚文，音 buzi，旁写“否子”二字（汪维辉 2011:104）。

功能方面论述了它与蒙古语 *bol* 的源流关系, 并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考察其来源的可能性。除了对“否咧”的理解之外, 也有助于了解当时东北地区的语言状况, 并进一步认识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的语言性质以及历史上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参考文献

- [1] 曹道巴特儿. 2007. 《喀喇沁蒙古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 道布. 1983. 《蒙古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3] 江蓝生. 2004. 《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 《中国语文》第5期.
- [4] 李崇兴、祖生利. 2011. 《〈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 [5] 李玫莹. 2015. 《〈华音启蒙谚解〉中“咧”“否咧”的研究》, 《赤峰学院学报》第10期.
- [6]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 《蒙汉词典》,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7] 清格尔泰. 1991. 《蒙古语语法》,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8] 汪维辉. 2005.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 [9] 汪维辉. 2011.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 [10] 汪维辉、朴在渊、姚伟嘉. 2012. 《会话书“〈骑着一匹〉系列”研究》, 载《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编《中文学术前沿》(第五辑)第101-118页,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11] 杨余练、王革生、张玉兴等. 1991. 《清代东北史》,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12] 张存武. 1985. 《清韩宗藩贸易》,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13] 赵万兴. 2003. 《〈凤城县志〉校注》,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Foulie 否咧:

Its Usages in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Joseon Dynasty and Its Mongolian Origin

LIU Guowei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usages and the origin of *foulie* 否咧 in the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Joseon dynasty. When following the nominal and verbal components, *foulie* mainly functions as a subject or topic marker, or expresses a hypothetical relation; while posited sentence-finally, it indicates various moods. The usages of *foulie* correspond with those of the hypothetical converb and auxiliary verb *bol* in Mongolian,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foulie* is also similar to *bol*. 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bol* are basically the same with the *Hangul* tra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foulie* in the textbooks. It is proposed that *foulie* comes into Chinese from Mongolian and then enters the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Joseon dynasty.

[Keywords] Joseon dynasty Chinese textbook *foulie* 否咧 Mongolian *bol*

(通信地址: 710119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